歷代名臣奏議

卷之一百四十六
一百四十七

用人

6244
:63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六

用人

宋孝宗時。韓元吉進故事曰。唐書杜黃裳傳。憲宗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嗤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旰聽政。衛士傳飧。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為。豈必刓神疲體。勞耳目之寄。然後為治哉。帝嘉納之。由是平夏蜀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中興。自黃裳啓之。

臣觀憲宗即位。德建中貞元多難之餘。強藩悍將。頡頏專制。當時宰相杜佑鄭絪輩。痛巽懦姑息。不足任此。故帝欲以身任之。實甚勞矣。其群

臣之不足任。是未得其可任者也。而黃裳不自以爲嫌。乃爲帝言爲治之要。在擇人任之。恐其弊精神於簿書獄訟之間。卑視庶察察於耳目之際而已爾。由是憲宗釋然感悟。擇人任焉。然黃裳僅能言之。而無天年。繼以李吉甫始任其責。出郎吏以爲刺史。省冗官八百員。省吏千四百。併州縣。停入仕。易藩鎭者三十六。又繼以裴垍。整齊法度。課吏治。別淑慝。獎勵諫官。悉使言事。百度脩舉。朝無幸人。其後則若李藩之塗詔。李絳之論事。裴度之討賊。帝皆一意任之。無復自任。俾各得盡其才。而竭其慮。庶政內修。天威四出。削平畔亂。克復兩河。無不如志。論者以謂憲宗剛明果斷。非止伐蔡一事也。使大臣如杜佑鄭絪而任之。則安得爲明。聞黃裳言而不用。則安得爲斷。要在明於可明。斷於可斷。得其人爲先。則兩何所勞哉。故人君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蓋不貴勞也。畏其非所當勞而

枉用焉。唯求賢足以當之。若勞於細務。則羣臣返將安坐拱手。視吾之勞。而莫肯任事也。史臣謂憲宗中興。由黃裳啓之。其不誣也。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曰。臣聞聖人不能爲天下求宰相。而能爲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巖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眞。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眞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邪。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眞。是故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逐斯人。則斯人憖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爲爾用之焉耳。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爲爾相之矣。其人欲去。而天下不允焉

曰還爾相。夫是之謂能爲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永而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爲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爲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體。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爲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爲漢臣。有如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蘧子馮爲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爲司徒。而曰我爲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鄘爲宦者引爲相。而鄘恥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徇衆以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方以爲賀。而陛下以爲疑。非陛下疑之也。姦臣有以啓陛下之疑也。使陛下待之不堅。天下恨之。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虛宰席以待其人。天下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傳。則天下愀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爲朝廷重。其去不爲朝廷輕。其進不爲天下喜。其退不爲天下戚。舜之於皐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陛下

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故老相傳祖宗朝嘗闕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豈無所在。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眞天下之相也。而獨擾擾焉何也。

論相下曰。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為足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顚。擧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擧之而不能擧。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

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之至危而不懾。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雇為不折之氣。以鎭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窮。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窮。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懦者旣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往往得其所恃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其外亦鎭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鎭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鎭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者焉。有亦強以止亂

者矣。有同乎示弱。而不同乎止亂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苻堅。房琯彈琴清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元。而琯有劉秩。此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歟。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延賞亦使渾瑊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回紇拜郭子儀。而唐以寧。吐蕃襲擒瑊。而德宗欲出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得已。故變寇以爲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欲圖唐。故變盟而爲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裴度答朱克融以兵匠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乎示強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恩而生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幾。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撓。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濤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爲謝安郭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強虜盜有中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伺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無事則說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鼻之也。然則將求謝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其能知之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才者。蚤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爲太宗之所知。太宗屢以事咨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它變。其何事

於準哉。其後真宗澶淵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恃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太宗所咨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裘而不締。明年何衣。稻而不麦。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萬里千慮篡論冗官上曰。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参。況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而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審無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責既竭。則下不厭其冀。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受。惟恐天下之不說也。而不慮其悅而無以繼。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戶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名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幸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為臣者。萬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納以言以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自而冗。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

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潜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受恩而
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横恩而官焉者以千計
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
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灑墨而不
去。管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館職罷寺簿於內。
而省監司之寮屬於外也。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
及乎。爲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於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
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盍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名也。嚴
其塗。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備。則有不肖之肖。不減之減者。夫子之
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
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論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
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

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不啻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
僅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僅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
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
而任焉。較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修
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
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耶。
在任子耶。故臣以謂借未能限其入。盍亦嚴其試。試何爲而嚴也。任
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一法。其數視進
士之多少。而以初銓爲定額。其歸歷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繫焉者
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
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
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睨綺襦之習

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難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發
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
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末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
冗之足病也哉。
論冗官下曰。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
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
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無餘暇。而
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
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
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
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
增也。乙則曰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缺

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
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
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
非材不官。則天下頗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
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
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爲祿誰得竊取
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官不足。於是有無
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剏祿。夫有是人。有是官
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
治無事也。而剏爲空虛之名。以爲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棄耶。此
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皐夔龍在下。何其事之多。而人
之寡也。一日萬幾。事不多耶。而皐陶一人也。明刑則斷人焉。弼教則斷

人焉。制禮義則斯人焉。治寇則斯人焉。刑也。教也。禮義也。寇賊也。是得為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衆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非抱關擊柝。非衆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舉茶常平者焉。郡有常賦。賦有常入。一吏運之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稅之官。至於二三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宮。嶽瀆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上而貧者。惰者。客者。耄者。為之置使。為提領。畀之為主管。為監當。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祀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賤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己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己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己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倍而創為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

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析鹺茗以隷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税。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嗟乎。不制其來易病其衆。不散其衆易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怨且得而怨也耶。

萬里千慮策論人才上曰。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疎。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蓋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撤藩墻。去城府。神傾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畢赴。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為天下之人。舉將欺我而不可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簸揚澄汰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實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漏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治而莫之與治。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隔。博而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知規矩繩墨之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急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矣惟有所不審

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願聞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搜蠹簡摘瘦辭。以為苟難。以與書生角一日之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莫知所從出之題。既又親策於廷。而雜之以奧僻惝奇之故事。不過於何晏鄧峻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䟽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蠹魚之散殊。而釣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鰌鱓之笱。以羅橫江之鯨。挂黃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之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時。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猶近也。

諸侯惡周籍之害己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則孟子亦安能中今之所謂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無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不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也不求天下之士為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為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烏用是呫呫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敏。後之癡。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注奧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諛。上及乘輿而不誅。歷詆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

而士得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駑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純乎易。則懼駑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它技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擾蚤而捫蝨搏鼠而擒兔也。可乎。士之能瘦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焉在瘦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策謀而不能乎文辭。有能乎文辭而不肯入有司之刀尺。苟軍旅之間委諸將。以薦謀臣才士。不問於文與武。任與未任。而諸郡夫比之薦。名輟進士。定額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放宏辭之体。以其半。而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常旹。而不羈之士。不至於橫棄其與。以聲病之客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于如此而猶有遺才焉。詎不信也。

論人才中曰。臣聞天下之情。有所大不可曉者。常喜背人主之所向。而向人主之所背。人主當宁太息悵不盡得天下之才而用之。庶幾乎危可安。亂可治。而亡可存也。此豈非人主之所向也哉。然求忠則得姦。求才則不才者互至。姦邪不才之人。蓋人主之所甚不欲者也。示天下以所向。而天下必背其所向。示天下以其所不欲。而常得其所不欲。天下之情。如此其不可曉也。是豈真不可曉歟。天下之情甚易曉也。何也。人主無不洩之旨。而密旨在所向之外也。天下之人。伏其外以窺其中。從其洩而得其審。是故背人主之所向。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為羞。禮也。蛙蛤以為進。非禮也。子問父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為嗜。為子者。向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其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飾也。其所不命者

真也。故天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不命。善從命者也。人主之令天下曰吾好忠而惡佞。好才而惡不才。夫豈不善。然天下亟進而嘗之。忠與佞兩至。而才與不才各求售焉。則其好惡一切有所反。當此之時。天下宜何從。昔者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木。曹公下雞肋之令。三軍莫喻。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揺足。而天下已知其旨矣。聖天子即位五年于茲。下求言之詔開狂直之塗。而忠言猶未聞也。嚴薦舉之法。謹聘名之禮。而真才猶未出也。天下其真無才耶。蓋天子之令。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也。天子如此其聖明也。願治如此其急也。求才如此其勤也。而天下有所必不敢信者何也。天下但見夫布衣揭鼓而訴民瘼。則下之吏而屛之遠方也。從進小臣越職言事。觸犯忌諱。則罪之以沽名躁進。而臺諫[illegible]授[illegible]過。以破壞其人也。舊德宿望。補忠而敢諫。則上下左右

群憎而朋嫉之。不罷黜廢放則不止也。元勳將相。敢任大事而能決大計者。則排斥抑塞。而死徙殆盡也。夫歡忻以致其來。聳踴以起其懦。愛惜長養以防其消衂。懼天下之才不至也。今也日夜深沮而痛折之。使天下之士。出一語言。則曰猖狂。勵一節行。則曰矯激。作一事功。則曰生事。而曰天下真無才也。此雖一飯九歎息。一日百下詔。天下之忠賢奇傑勇於言而敢於爲者。誰敢信而來哉。何則。所求者之言。與所好者之旨。其真有不可欺也。說而不怪。將遂成風。是風一成。則治亂存亡之機。將必至此。夫風也者。無形而不可執。無根而不可拔。倡之莫知其所自起。知之莫知其所自隨。合散翕忽。如童子之謠。非天非鬼。而不勝其秘怪。非作非傳。而不勝其流布。禁之則愈滋。窮之則莫推。而是風也。成則關人之國。粹然於唐虞三代。故其祚長。蓋然於秦。故其作短。凜然如東漢。故其國難援。麼然於魏晉。故其國速

亡風之所在。而國隨之。甚可懼也。古之聖人必有以默觀天下之風。見其發。知其成。整其微。不待其定。是故拒其所從變之端。而導其所宜歸之塗。故天下之人。陶其風者。自非下愚。皆得以成其才而救其用。何謂道。道在好。好在獨。人主之所好。獨而不分則天下誰不適操其好而爭為之趨。專迎其獨。而莫為其它。使天下趨而不它。則雖揣肝腦。蹈鼎鑊。前者未既而後者來。東漢之凜然者。夫固有導之者也。仁祖之世。天下爭自濯摩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此風一振。長育成就。至嘉祐之末。號稱多士。其將相侍從臺諫之才。猶足為子孫數世之用。而不見其盡。何也。仁祖之所好獨在是也。聖天子即位之初。不可謂無仁祖之所好矣。然分而不一。未久而移。今天下風變矣。變而之凜然則幸也。而臣未見其凜然也。變而不反。喑喑默默。怗怗靡靡。此風一成。天下有急。不知誰為之死哉。臣不勝大懼。

論人才下曰。臣聞人有常言。皆曰。今天下乏才。天下真乏才耶。才者天之生也。古多才。而今乏才。則是天之厚於古而薄於今耶。稱非后稷。而無歲無粟。地非渭川。而無地無竹。天之生物。今猶古也。而獨不生才耶。臣嘗聞之。天下之才。其生在天。其成不在天。天生之。君成之。亦君壞之。才生於天。而壞於君。而曰天下乏才也。可乎哉。蓋天下之才。莫難於成。而莫易於壞。士之幼而壯。壯而老。父兄之所訓誨。君師之所長育。不知其幾何日。博之古今以入其智。試之世務以出其能。不知其幾何事。或昔之過而今補之以功。或彼之短而此濟之以長。嘗險易而涉風霜。不知其幾何變。閱日之久也。更事之多也。應變之熟也。而其才猶有不成者矣。幸而成才。則上之人當如何而愛惜。故曰才莫難於成。人之至情。自非前無千載之眩。後無萬人之怜。獨立

自信如此。千。如伯夷。雖不違於禍以嚮於福者。天下之人如是而成才矣。日夜瑩之。猶恐昏之。日夜築之。猶恐息之。而上之人。乃不使之免於禍。則是才者。國之殘身之賊也。其誰不解体。故曰。才莫易於壞。惟善用才者。不惟能成天下之才。亦能轉壞以為成。而不善用才者不惟不能遂其成。而亦不能扶其壞。今日壞其一。明日壞其二。天下之才。銷委腐敗。而緩急乃無一人為之用。無一人為之用。其果無才耶。使善用者起而承之。灌摩翦拂而用之。則故者新。懦者奮。而廢者聚。天下之大功不終朝而可成。後世見漢高帝。唐太宗收攬天下英雄。而盡得其用。以為後世無復有此之人物。不知漢之所用。即秦之所棄。唐之所得。即隋之所遺。何前之無。而後之有耶。蓋壞其成與成其壞。惟上之人如何爾。今天下之無才。豈真無耶。抑上之人成之者過少而壞之者過多耶。國朝人才。一成於慶曆。再成於元祐。初壞於

絕聖。大壞於崇觀。當其成也。數世收其用。及其壞也。至今被其患。光堯之興。褒表元祐之名臣。又從而序遷其子孫。盡斥崇觀之姦黨。又從而廢其裔。使天下曉然知忠義才德之士。嘗閟而愈光。姦佞誤國者。終不逃其誅。振而作之。十有餘年。人物之盛。凜凜有慶曆元祐之風。雖中更權臣排去異己。長告訐。興羅織。以痛折天下之忠臣義士。然士大夫之器質既成。終不為改。譬如玉之已琢。不復為璞。金之已鏤。不復為鑛。陛下始初清明。盡起諸老而置之於朝。天下相慶。如見漢官威儀也。陛下亦知其所自乎。光堯成之。陛下用之也。當是時山林枯槁之士。毫髮絲粟之方。乎乎然而來。紛紛然而起。人人有自奮自喜之意。今未久也。而霍然分散。為之一空。此何為者耶。孟子曰。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無親臣矣。李固曰。一日朝會。見無一宿儒可顧問者。誠可歎息。今日之事。得無類此。陛下亦嘗察之乎。察之耆

亦嘗憂之矣。且陛下之於天下之才。自用之。自壞之。天下知其不然也。意者左右之有讒人歟。讒人之讒也。亦豈曰吾讒人也。蓋曰吾忠也。其逐君子。亦豈頓逐也。蓋有漸也。自以爲忠而逐人有漸。人主不察。則讒者昌矣。今夫小人之與君子。不爲異也。將以同而迎其主。必以同而欺其儕。退則與儕同。進則與主同。彼小人者退而不與君子爲同。則其謟不容。進而不與君子爲異。則其謟不入。是故初賣之。終陷之。公孫弘之背汲黯是也。小人之陷君子也。不曰斯人可逐也。必先陽爲之地。而外若與之厚。既以釋其君。又以安其人。釋則不疑。安則不戒。夫惟君不疑而人不戒。是故一旦逐之。而莫之覺。武后之言於高宗。允賣來濟是也。讒必有名。讒而無名則言之者怍。而聽之者不堅。名之讒者必有以不怍其言而堅其君。蓋曰非有利於我也。而不利於國。其君安得不瞿然動。咈然從乎。姚崇之說是

疾以譖張說是也。吁。讒人之千機百穽。如此。君子者舉而觸焉。動而中焉。爲人主者奈何恬而不察。察而不憂耶。此臣所以流涕而深言之。惟陛下垂察。臣聞用才有道。無所不惜者。才之所從富也。不足惜者。才之所從壞也。今天下老成之才。視之以爲不足惜壞而棄之。臣恐才之不壞者寡矣。臨事而無人。則又曰天下無才。屈原曰。含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此臣之所以歎也。

萬里又上奏曰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一身臨乎其上。以百吏分手其下。天下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逐以爲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嘆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姦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

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疾痛於四海之外優游嚴廊而聞民之歌笑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致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異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養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猫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猫與鼠同乳犬與盜搖尾奏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其郡之守嘗為侍從也則監司幸其復為侍從而有所求其郡之守嘗為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為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某守則執其人對撓與辭以與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帖以與其令是為

守令鍛鍊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寃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州有因秋糶而毋解數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稔而不少減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為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為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盡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稽責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儒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州縣肅州縣肅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壞也

萬里乞留張栻。黜韓玉上書曰。臣聞人主無職事。進君子。退小人。此人主之職事也。昔者舜之功亦多矣。而傳獨以舉十六相。去四凶為舜之大功。魯平公非不賢矣。而後世乃以信臧倉。疑孟子。為平公之恨。人主之職事。豈復有大於進退賢否者乎。恭惟皇帝陛下。以治功之不振為大憂。以國勢之不強為大恥。比年以來。選置宰相。更易百官。凡負天下之望。稱士林之秀者。陛下朝取一人。夕取一人。羅而致之朝廷之上。山林之士。幾無遺矣。慶曆元祐之盛。殆不過此。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切觀近日之一二事。而私憂陛下之變於初也。臣竊見左司郎中張栻。有文武之材。有經濟之學。蓋其父浚教養成就之者三十年。以為陛下一日之用。陛下知之亦十年矣。陛下試之亦屢矣。累煩使矣。寘之都司。處之講筵。陛下亦驟驟用之矣。天下方拭目而觀。非觀朝廷也。觀栻也。積平生之學。天下恐其負所學。膺聖主之知。天下恐其負所知。而栻自立朝以來。凜凜自奮。其在都司。有所不知。知無不為。其在講筵。有所不言。言無不盡。天下不以為栻之譽。而以為陛下之聖。蓋身賢、非賢。而用賢為明。能言非難。而聽言為聖。且如前日樞臣張說之除。在廷之臣。無一敢言。獨栻言之。人皆以為成命之難回。而陛下即為之改命。是時天顏之喜。聖語之褒。行路之人。皆能言之。以為堯舜之捨己從人。成湯之改過不吝。陛下兼而有之。然一旦夜半出命。逐之遠郡。民言相驚。以為朝廷之逐張栻。是爲張說報仇也。臣以為不然。陛下如惡其人。必不聽其言。既聽其言。必不惡其人。然天下之人。難以戶曉。此意未必出於陛下。而此謗獨歸於陛下。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陛下一言也。至於小人如韓玉者。士論籍籍。謂其人狼子野心。工於讒譖。深於險賊。當陛下厲恢復之志。推豁達之度。使功使過。不疑不貳。故如玉者。亦偶得以備使令於

前。而玉小人。不知聖恩之深。陰懷兩端之志。其大姦大惡之狀。臺臣既言之矣。臣獨聞之士大夫之間。玉有書與知識云。不勝秋風鱸魚之思。識者聞之莫不寒心。昔陳平背楚歸漢。終為漢之用。侯景背魏歸梁。終不為梁之福。今之待玉。幸其有陳平之用。而不察其有侯景之詐。豈不危哉。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有言則狼狽而出府。大將聞其有言則奔走而釋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今臺臣之言玉者。至於七八矣。而玉頑然坐曹不以為意。是無國法也。法存則國安。法亡則國危。他日萬一有姦雄焉。其誰肯為陛下言之。借使言之。其誰畏之。議者皆曰。陛下逐一君子如彼其易。而去一小人如此其難。陛下何以得此聲哉。此臣所以不勝其憤。而為陛下一言之也。大抵小人之言。未可聽也。教君子則小人必以為黨。排小人則小人必以為訐。臣聞昔者孔戣之去。韓愈上書留之。唐帝不以為黨。張湯之姦。李息畏禍不言。汲黯深以為責。臣雖無汲黯之見責。不敢不發韓玉之姦。臣知陛下之不罪諫臣。過於唐帝。不敢不留張栻之去。劉向曰。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此漢成帝之為也。陛下之聖。必不為此。但恐言之而利害不明。諫之而忠誠不切。不足以感動聖心爾。臣願陛下沛然改命。留其所當留。去其所當去。朝廷輕重。在此一舉。臣區區獻忠。不勝萬死

萬里又上留劉光祖奏曰。臣昨被命覆考殿試。進士鎖宿半月。不知近事。至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唱名。蒙恩賜告少休私室。忽聞殿中侍御史劉光祖。除太府少卿。又聞光祖即欲出國門上章丐祠。奉聖旨不允。有以見光祖不負陛下之知。又見陛下眷留光祖之勤也。臣頃守筠州。恭遇陛下龍飛九五之初。日夜翹首跂足。仰觀陛下維新之政。責已愛民。尊賢納諫。勤學問。遠聲色。斥近倖。凜凜乎漢宣帝唐太

宗之上矣。惟一二執法言責之臣，孤陛下之器使。往往假彈擊之權
以濟修怨之私意。又妄邪之說。以排異己之正士。識者歎息。四方何
觀。臣是時蒙陛下收召。臣子大義。豈宜俟駕而行。世路孔艱。又欲自
屏而返。辭不獲命。進退徊徨。積憂熏心。鬚髮盡白。既蒙賜對。再寘周
行。罷俛就列。愧無補報。適者陛下赫然震怒。斥退一二之臺諫。親擢
先祖為副端。而先祖忠氣奮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陛下虛懷嘉納
言無不聽。聽無不行。卒廷相賀。以為公道之昭明。太平之濟登也。而
今也先祖之遷。外議籍籍。或謂先祖以言事犯天威。或謂論權倖除授
未蒙施行。臣以為聖明在上。必無此事。及見不允先祖丐祠之請。益
知聖主之可恃。而外議之未然也。昔何武之去。鮑宣留之而復召。孔
戡之去。韓愈留之而不從。臣與先祖。初無一日之雅。今茲偶然同朝
竊慕二臣為國留賢之義。願陛下勿詒唐帝失賢之悔。儻聖意惕然

遂行其言。而復先祖言職。固足以大慰中外之望。若其未也。亦當略
行其說。使近倖不至輕視陛下耳目之官。朝廷益尊。而先祖亦藉以
可留。實天下幸甚。臣謹昧死以聞。

著作郎兼國史編脩官興宗議冗員上奏曰。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
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不可以泛命。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
吏稱其官。民安於吏。用一人則百人勸。登一吏則百事治。事任至簡。
則員不容多。擇吏最精。則士不容濫。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之相形。
大小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省部之官闕則選之於外
郡。至於禁從以上。次第選置。其材愈高則其用愈遠。職業一定。無有
泛濫之虞。三代漢唐之初。所以世蒙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
遠至隋唐之末。風俗寖流。廉恥隳壞。天下之吏。紛紛沓沓。上設官者
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集。如聚鵝鴈。填咽滿前。因資

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間。雖欲察其賢否。賢否恐未易察也。臣觀
唐末此弊頗甚。百官泛濫。有試銜。有設官。有兼。有守。有判。有知。聯絡
輕重。仕法如此其不齊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辟召。又用以雜
科流外。與夫自薦覊爵之名。縱橫錯雜。入流如是其不清也。彼以
仕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稷右契。知銓掌謀。且欲去官冗
之弊。臣竊見其難爲也。而況隋唐拘拘不變者乎。恭惟國家奕葉載
德。太祖太宗振刷海內。眞宗仁宗法而效之。累朝惟以賢俊爲急。不
以除授爲私。太平興國初。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止四百人。
天聖元年。漸至千人。夫以四海之大。設千員之官。當時猶病其冗。故
先儒李淑謂明道已前。選士一歲入京官不過數人。祖宗欲革冗濫
識慮如是。眞爲萬世法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明敕群臣。嚴束百辟。
一有闒茸不職之吏。投閑置散。此聖意欲除千載之患。而大懲吏蠹

也。然銓司諸路。每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尚冗。人皆見
任子之泛。皆病進士之濫。皆患特恩之廣。心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
恐一言則怨者衆也。然臣子之義。可以利國者。不卹怨言。先儒范仲
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大甚。
願與大臣特新此議。俾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卒未可
清也。臣願朝廷略稽仲淹之節。任子少損其制可矣。此言行。則一冗
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疏。願啓
封闕名。兼採聲實。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爲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
進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略稽李淑聲實之說。可
矣。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於哲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
之官。雜以待無窮之吏。將來特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
是則特恩積弊不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願朝廷略行蘇軾量取

之說。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凡是三冗。皆吏道之大冗也。今朝廷既以漸革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祿。祿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漸不紛雜。不逃陛下指顧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內官七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唐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況陛下天稟聖智。遠邁於太宗者乎。願陛下一加揀擇則海內之至幸也。陛下迩者己詔有司加意選事。外銓吏姦。如銓曹之門。隱匿闕次。引例異同。裙摭小節之弊。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至治。果日月冀也。

興宗又議守令上奏曰。臣聞古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侯。今者天下之勢。分寄於列郡。古以一侯守一國。今以一吏守一郡。其賞罰政教施為措置。皆是以繫一方之利害。外邑。即古之附城也。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大小相貫。職任不殊。今其何可忽也。兩漢之治。惟此為急

能吏所在。近即近取之。遠即遠取之。才業俱備。名實相副。是時百官有能。然後為刺史。刺史有能。然後為郡守。公卿者。又選郡守之有能者也。郡守不輕其付。至於如此。若乃縣令之選。其法類是。孝者廉者。諸郡則舉之。才者賢者。五府則辟之。既久而後進。既試而後用。初用則以為長。漸用則以為令。故其士民已信其人。嚮其化。是則兩漢縣令之輕重。亦猶太守之輕重。臣嘗反覆窺兩漢之冊。下見其輒輕此職也。嗟夫。自唐中葉以除。太守之職。寖薄矣。齊民寖受其病矣。若進士者。多以不根之文。決科十數年之後則得之。任子者。多以桑肥衣輕之餘。遊官十數年之後。則亦得之。將吏者。多以詭誕奔走之勞。干數年之後。求試邊郡。則又得之。夫以取之之實既異於古。進之之途又多於古。是以若此其無別也。雖然。數百歲之後。一遇聖衡。此弊即可滌去也。恭惟陛下思深道遠。聽覽明備。天下之吏。舉無不曉。而況

守令最為近民者乎。臣竊聞道路之言。近者凡守臣過闕。庭陛下必察其辯智。必驗其才。問之政事。以覈其實。退又咨訪。以考其行。陛下丁寧加意牧守。乃三代命侯之意。而漢不足進於陛下之前矣。然臣竊觀今者州縣守令。未盡仰認德意。勵己修飾。此則諸路銓格之病也。蓋銓司及諸路務循一定之制。凡知縣兩任。例關陞通判。通判兩任。例陞知州。又以資而授其官。如人受雇而計其直。一有不與。恐其怨咨。是以昏懦不職之徒。養資以苟歲月。遂可因循而望州郡。如此之類。前後不可槩舉。彼以非才得州郡於莽鹵。則其治郡亦必出於莽鹵。得縣道於苟且。則其治縣亦必出於苟且。臣見比年治郡之吏。間不得人。多僕役其境內。或貪送迎以自尊。或徇燕遊以自適。或指宣布為虛文。或以苛歛為善政。縣令之弊。與是相等。壯者則欲苟免而亟去。老者則欲苟且而緩行。一邑之間。簿書有不精者。吏胥有不畏者。徭役有不均者。鰥寡有不[illegible]固先儒之患矣。仰賴陛下深察此弊。近者聖旨令諸路守臣體訪部內知縣。或有癃病老疾之人。申取朝廷指揮。改差岳廟。如貪贓暴虐者。亦奏聞取旨當議罷黜。聖謨洋洋。縣令殃民之政。自此庶少革乎。然而臣猶慮州郡大吏。猶有罷然不率者。欲望朝廷更加精叙。始則嚴其選。中則督其課。終則勸其實。而郡縣庶幾畢理也。蓋諸郡通判。一有不才。不敢自用。郡守可以制之。郡守不才。加以自用。通判無如之何矣。臣愚伏望諸州通判關陞知州。自非卓然有顯異之跡。曾佐某州建明某事。曾佐某官能去某弊。雖資合入郡。既無此功。又無平日行義。郡國之符。不宜輕付。此臣之所謂始嚴其選者也。監司既以舉刺守令為事。若守令有非常之績。與不可掩之罪。監司能舉能刺。則宜同其賞。不舉不刺。則宜同其罪。乞朝廷常令監司課守令。又令御史課監司。用力小而見功多。

總覈名實。在陛下指顧之間。決無難者。此臣所謂中則督其課也。昔張九齡。常以郡守之能者。宜擢為列卿。縣令之能者。宜擢為臺郎。陛下既嘗名擢能吏矣。聖意廣遠。首超古昔。臣願益充而行之。臣又見四川等處。中有繁劇縣道。最難治者。不下數十。累年闕官。非故闕官也。吏不敢為也。伏望朝廷令四川條具繁難縣道。合有幾品。幾年闕官。能吏如願調者。一任無過。乞與特轉一資。如是。則劇繁之邑。有才者必不辭。無才者必不至。終歲無闕官曠事之弊矣。此臣所謂終則勸其實者也。夫以守令不職。擴陛下日月之明。赫然臨於其上。又因是三者。勸懲於其下。臣將見郡縣畢治矣。臣言雖若循常。然細慮之。治本實不過此。陛下亦必樂聞之。蓋人主常有父母斯民之心。無一日而不在民故也。

右諫議大夫黃洽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亮。

陳傅良以言事去。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去。工部郎李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此所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

嵊縣尉謝深甫。言今日人才。楞中涉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眕。鷙激昂者急於披露。然或隣於婞㜳。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或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伏。臣願任使之際

必察其實。既悉其實。則涵養之以蓄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納。

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實録院檢討官呂祖謙。脩徽宗實録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兩省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爲公議所擯。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畐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

秘書丞陳居仁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略之士。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帝嘉納。

太常博士黃黼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畏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

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

蘇州教授袁樞嘗奏言。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illegible][illegible]倖。致于禍亂。且曰。國有詐僞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一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陸遊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曰。臣竊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兼收博采。無南北之異。於是范仲淹起於吳。歐陽脩起於楚。蔡襄起於閩。杜衍起於會稽。余靖起於嶺南。皆為一時名臣。號稱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崇寧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沉抑之歎。陳瓘獨見其弊。嘗言於朝。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覩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衆矣。其間豈無抱才術蘊器識者。若[illegible]班列之間。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也。欲望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漸試用。擢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於國家。必將有賴。伏願留神省察。

游又論作起士氣劄子曰。臣伏讀御製蘇軾贊。有曰手抉雲漢。斡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爲之。嗚呼。陛下之言。典謨也。軾死且九十年。學士大夫。徒知尊讀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於氣高天下者。今陛下獨表而出之。豈惟軾死且不朽。亦所以遺學者顧大厚哉。然臣竊謂天下萬事。皆當以氣爲主。軾特用之於文爾。趙普氣蓋諸國。故能成

混一之功。寇準氣吞醜虜。故能成却敵之功。范仲淹氣壓靈夏。故西討而元昊歎伏。狄青氣懾嶺海。故南征而智高殄滅。至於韓琦富弼文彥博之勳勞。唐介包拯孔道輔之風節。大抵以氣爲主而已。蓋氣勝事則事舉。氣勝敵則敵服。勇者之鬪。富者之博。非有他也。直以氣勝之耳。今天下才者衆矣。而臣猶有憂者。正以任重道遠之氣。未能盡及古人也。方無事時。亦何所賴此。一旦或有非常。陛下擇群臣使之假鉞而董三軍。擁節而諭萬里。雖得賢厚篤實之士。氣不素養。臨事遑遽。心動色變。則其舉措豈不誤陛下事耶。伏望萬機之餘。留神于此。作而起之。毋使委靡。養而成之。毋使沮折。及乎人才爭奮。士氣日倍。則緩急惟陛下所使而已。且吳蜀閩楚之俗。其渾厚勁朴。固已不及中原矣。若夫日趨於拘窘快薄之域。臣實懼國勢之寖弱也。不勝幽憂。狂妄獻言。恭惟陛下裁詳。

中書舍人張孝祥論用才之路欲廣劄子曰。臣聞國之強弱。不在甲兵。不在金穀。獨在人才之多少。項羽未嘗不強也。未嘗不勝也。而高祖卒取天下。蓋項氏之臣。所謂傑出者往往不能容。反爲劉氏用。無黥布項亡而劉之興也。臣恭惟陛下以英武不世出之姿。當艱難之時。獨運神斷。思濟宏業。孜孜汲汲。二年于茲。而成功赫然。未有端緒。蓋所謂人才者尚少。不足以備使令耳。今入官之門雖廣。而用才之路實狹。古者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取於仇讎。取於姻戚。苟才其初不問其生出之本末也。今或不然。非進士科。則朝廷已不敢輕有除用。羣而用一人焉。議者必曰此非清流也。此其人之戚黨也。此其人之子若孫也。此故嘗有所負犯也。此跌宕而不羈也。其用武臣亦然。吹毛求疵。深排力沮。夫如是。而欲力致天下之豪傑。以濟非常之事。難矣。欲望聖慈深詔大臣。各體此意。舍去拘攣。收拾度外之士。博取而

詳察。以備緩急之用。人才既多。使之治財賦。使之治軍旅。使之宣力四方。陛下將無往而不獲。無為而不成。為臣不勝惓惓。

知宜黄州劉清之入對。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為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謀富貴。剸達而已者下也。二曰。正名實。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官。則失之侵偪。願詔史官考究設官之本意。各指其合主何事。制旨親定。載之命書。依開寶中差諸州通判故事。使人人曉然知之。而行賞罰焉。三曰。使材能。謂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吏。必臨之以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四曰。聽換授。謂文武之官。不可用違其才。然不當許之自列。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才略。及文武藝。歲互舉堪充左右選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稍與優長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六

用人

宋光宗紹熙元年湖南轉運判官陳傅良薦宋文仲等狀曰臣恭覩
明詔搜羅湖廣遺材竊見通直郎知潭州長沙縣宋文仲有通務之
才而發於謙和有及物之志而安於靜退蓋文仲雖生長南方其家
學則中原文獻也頃丞萍鄉寓有民譽方臣假守桂陽嘗得其為人就
訪之而文仲嘗為桂陽録事參軍援臣本軍會計録一書臣遂行之
所以能蠲除宿負罷施斜科不得罪於其民者文仲之助也尋領使
事訪以九郡利病無不周知前者倉司糴補諸郡米僅千萬斛今者
漕司蠲錢亦數萬緡皆文仲發之臣以為文仲雖衡陽人實國士也
奉議郎知常州無錫縣吴獵學問本於純實器識期於遠大所居閭
郡宗為師友凡與之遊類多自愛而獵於其交有善稱之不容口有

過捄之不遺力，有急難雖不利於其身，赴之不恤也。頃□事桂林幕
府，與平李接之亂，未嘗言功。已而助臣劉焞，不理於口，□獵護不避
罪，屢訟其冤。人臣如此，其不負國必矣。臣守桂陽，獵適為□掌酒官，
助講荒政，甚於飢渴。桂陽故事，遇皇帝登極，奉表進銀二千兩。屬方
捄荒之際，力不辦，此臣懼無以塞責。獵實教臣申請減額，送察審旨，
損三之一，為惠一方，獵與有力。臣以為獵雖長沙人，亦國士也。文林
郎知潭州攸縣蔣礪，素稟端亮，恥為苟簡。往歲江陵，今□攸縣，廉惠
之譽，兩邑同辭。觀其為吏，苟不便於民，雖上官令之不聽；苟便於民，
雖匹夫不獲伸，則身任其責也。臣嘗見其詣闕所上書□廣右利害
有四捄弊之說，及與提點刑獄司論經總制錢，其言惻□，可以施用。
則近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靜江則礪其人也。奉議郎知
□州清湘縣□□□□受沉□濟以通練，亦佐桂幕，與平李接之亂，隨

宜知變。晁謂善謀，而其操履自不可奪。及今為縣，蓋善吏績，郡實賴
之。臣得其嶺外鹽筴本末一書，自開寶訖于淳熙，上下二百餘年，燦
然明白。其論以政和蔡京變法，實為厥根，馴致二廣連年多盜，官船
搴驟，迭為民擾。蓋利東路，則西人被其害；利西路，則東人被其害。宜
為損益，兼惠兩路，斯可以便公私，息紛更。以臣所見，廣鹽之說十數
家，未有如焔之平者。則近臣所謂遠方因革可備咨訪者，在臨賀則
焔其人也。如臣不肖，非有知人之明，能得此數子於眾人未識之先
正，以久居於此，或聞之公論之熟，或見之同事之詳。如宋文仲、吳獵
之在湖南，蔣礪、楊焔之在廣右，朋儕鄉黨，咸所推先，牧守賓僚，無不
器重。臣如隱默，不惟負蔽賢之罪，是不奉明詔也。已於今年某月某
日具狀奏聞。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錄，以昭示公朝不遐遺之美，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四年。傳良爲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繳奏給事中黄裳改除兵部侍郎。狀曰。臣以樓鑰差充御試官時暫兼攝吏左房書黄事近者新除鄭汝諧權吏部侍郎。録黄一道。臣已書行去訖。給事中黄裳不肯書讀。輒有論奏。臣於鄭汝諧有鄉曲之嫌。於黄裳有僚友之情。與此二人。初無厚薄。鄭汝諧之除授。堪與不堪。黄裳之封駁。當與不當。臣不復論。思奉聖旨改黄裳兵部侍郎。此臣之所不敢默默也。何者給舍封駁。是謂官守。其言行則謂之振職。其言不行則謂之失職。振職謂之功。失職謂之罪。此百王以來與國家列聖之所務暴白者也。今者黄裳之言。臣不識陛下以爲是歟。抑以爲非歟。若以爲是。則當聽從。若以爲非。則當罷黜。今也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是非不明。賞罰倒置。臣竊以爲當今之時。不宜有此。何者。陰廢其言。而陽遷其官。古來傳記。嘗有此事。要非積阻之君。昏懦任數。以此爲蓋抹之術。則是姦回之臣。嫉賢醜正。以此爲中傷之計。今陛下寬容樂易。非積阻之君二三大臣。靖共正直。非姦回之佐。不謂清朝有此過舉。臣頃常奏章屢言君德當與天同。無蒙淵聽。曲加獎納。今夫天發生則爲雨露。肅殺則爲霜雪。未有明示雨露之恩。而密加霜雪之慘者也。由此觀之。若裳所言悖理傷道。營惑聰明。懷姦挾私。變亂事實。則陛下宜出其章播之公衆。明怒而明黜之。如此施行。豈不正大。若裳所言止於爲國過慮無悖理傷道之失。或是求人太備。無懷姦挾私之邪。則以陛下明恕。何所不容。豈應遽倚遽有遷改。今乃名爲進官。而實奪其當言之職。外小優假。而中不無怒絕之意。遂使凡有官守之人。自疑黄裳雖去。何以繼之。强顔緘默。誰無愧耻。隨事正救。未知所終。則此縣之後。將見給舍。竟爲虛設。雖有忠賢。無以自明。此臣之所甚憂而不敢默默也。欲望睿慈少霽天威。收回成命。令黄裳依舊供職。以釋在廷

之疑。以爲來者之勸。

傳良又上奏。臣昨具奏給事中黃裳繳封駁不行。改除兵部侍郎乞收成命。且令黃裳依舊供職。所有錄黃一道。當日進還中書門下省去後。更不付出。仰見聖心。本無適莫。不唯闊略黃裳違忤。亦復不以僭越罪臣。恩激隆寬。倘以論報。然黃裳尚未被受供職指揮。瑣闥闕官今已數日。臣愚竊度。或者陛下以爲無此故事。尚遲之耳。臣攷之史傳。人臣論失人主之意。將及去官。儀而再留者。不可勝數。今特舉給事中二事爲陛下論之。唐呂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奏對激切。憲宗嘉之。翌日諭宰相曰。元膺讜言直氣。朕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邁於前王。臣等既不能廣求直言。又不能數進直言。合當負罪。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上悅而從之。且夫元膺辭職刺州。已有成命。而憲宗終惜其去。李藩裴垍復贊其留。遂令元膺再還舊官。故憲宗號爲英主。裴李亦稱名相。雖然。此猶是唐朝故事。非本朝家法也。紹興二年。以兵部尚書權邦彥爲簽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三疏駁之。尋令他官書讀。程瑀乞罷。遂遷兵部侍郎。瑀不拜。除龍圖閣待制知信州。臺諫官江躋方孟卿皆言黃門職典出納。願不留瑀自助。竊爲朝廷惜之。上批復除瑀給事中。及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正要駁異。豈在雷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從所請。然深不欲卿去。故再有此除。瑀出。特賜象笏。是則陛下家法也。仰惟高宗中興之初。君臣相與。不事形迹。故程瑀志在報國。不以嬰鱗爲懼。而敢於駁邦彥。江躋方孟卿志在惜賢。不以朋比爲嫌而敢於留瑀。而高宗天錫勇智。從善如流。故亦不以反汗爲吝。而深信躋等之說。用瑀如故。傳之史籍。千載美談。臣所以不敢信宿。進此二事。以贊聖斷之決。伏望宸衷體高廟無我之心。二三大臣。勉李藩

裴垍獻替之力。特收成命。遂降黃裳依舊供職指揮。以增聖治之光華。以勸臣工之興起。而微臣不肖。亦得與江濟方孟卿同沾不朽昌騰榮幸。

傅良又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曰。臣恭覩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譴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除豁南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大小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孚洽。意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梟有以見九重燕閒未嘗不軫懷勳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爲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于今四年。言聽志行。名未有君臣之間。而君奢不審便出脩門。揆之經義。未爲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屛居山樊。自欲陳情。亦既累月。陛下誠恕之歟。則策免舊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機政。或以内祠領使。間奉朝謁。則人爲政者進退唯命。夫復何辭。若猶鞅鞅觖望稟命不虔。則持憲臣寮豈容但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者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抱病不瘳。竭佚鄉郡。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牘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暑出峽。竟以舊恙卒于官。萬里旅櫬。道路惻然。雖雄勳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當慶安用損益。何爲恤典遲遲至今。至如尤袤。三朝老儒。而陛下之潛邸僚友也。最蒙眷簡行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雄等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

所未曉者二也。非謂將此也。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
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陛下方將召
見闕庭。行采薇杕杜之禮。曾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以爲傳聞失實
屛申奏而不信。豈非誑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陛下之意則厚矣。而
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覦。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
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
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則
今置挺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
不至於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特謂輕重不倫。先
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子仁者。介在閒散。人不稱
數。雖以長將家。而無積草之勞。雖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
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旄。非叙遷之官也。告廷爭號。非私昵之賞
也。無故而取之。則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之。無故而予之。則非
所以勸人。況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
安中。又有外宅婢阿關。用炮烙刀刃之刑。虐害阿鄭等。蓋嘗經法寺
定斷。臺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即其怙勢奸法。見於奴婢
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略如此。其他妨礙。臣未暇數以煩天聽。臣不
勝拳拳。欲望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予以光
華主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擧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也。
搢紳之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第二狀曰。今月十二日。恭奉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
事。奉御筆爲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君
臣昨不揆愚賤。嘗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輒抗雷霆。言
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令臣書行。仰惟聖度如天。曲賜容

恩。而人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人。尚敢違作。雖然。臣聞修當行
之政者。足以慰僕望之情。施無故之恩者。足以來謗讟之口。臣前所
奏固知子仁之爲勳臣子也。但方群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
放而罷命未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澶然西陲擁兵十萬之兵挺物
故。闕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閑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緩
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僕望者惶惑。而謗讟
至矣。此所以深爲聖明惜此事體。且夫報荅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
爲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閫者之爲重。此事理曉然。豈唯群臣。雖子
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亦於此恩數踧踖不安矣。臣是以
不敢隱嘿。須至再三言。庶幾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
陛下聰明仁孝。遠繼三五。儻蒙少霽威嚴。下采上聲。而今而後。至意
豁然。萬幾之間。釋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要在疆場。則便須
處置。上以承兩宮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是。
則國家尊榮。朝野悅豫。雖勳舊子孫。憑藉寵靈。窮極富貴。亦物議之
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
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在前。謹錄奏聞。

紹熙中。太學博士彭龜年乞留侍御史劉光祖。以伸臺諫。上疏曰。臣等
備數學官。素餐無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開設學校。所以
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臣等僅以課試文藝。苟求塞責。誠不足仰稱
明指。日夕憂懼。不知所爲。適有一事。偶關士氣之消長。臣等儻顧出
位小嫌。緘默自愛。揆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
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異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蹤
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決。然臣等竊以爲不可者。偶留
近侍。而遽遷臺臣。其於國體。所繫甚大。臣嘗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

意揆之古昔。所未前聞。劉安世劾胡宗愈至二十餘章。而不以爲瀆。貴重大臣。如文彥博因唐介一言爲之亟罷。而不以爲權。蓋所以優假直臣尊安國勢。其爲計慮至深遠也。今先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然進端亦未必寵任如彥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下處之如此。比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喻矣。陛下嗣登大寶。始初清明。隆寬盡下。邁迹三五。豈容有此瑕玷。傳播四方。寧免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患不振。今日之事。朝路籍籍。皆以爲不可。而告陛下者曾幾何人。平居則仰屋竊歎。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旣未有以興起斯激。而敢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爲戒。甚非國家之福也。臣等私憂。猶不止此。陛下所以遷端者。止念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適然攻之太亟。陛下亦適然拒之太堅。小人不知。必謂其徒得君如此。其尊擬勢如此。其固附聲託影寖成驕横。則他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費區處。如今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虛受人。於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無親昵近倖之意。而遽進端。其終亦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踈先祖。然疑似之迹。未能昭明。群情共咨。所當深慮。昔韓維因論臺官進退。有曰。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勢非不能黜也。以爲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奏。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爲也。老臣憂國。其言懇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氣。更加審處。少抑近倖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復留先祖。俾復其傳。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各罄心腹。以不負陛下任使。實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龜年論續降指揮之弊。上疏曰。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詳於用人。而略於用法。故法不過制其大綱。而君臣之間。相與講切者。唯擇人以

付之而已。故所用無非才。而法亦恃以無斁。後世徒欲以法籠絡天下。左牽右制。一創百補。不勝其繁。而用人之際。鹵莽滅裂。一切不問。故人適足為法之蠹。而紛紛改更。皆非法之真弊。實人弊之尤。恭惟陛下聰明憲天。不自克聖。寬洪盡下。言無不聞。近日天下利害。雖瑣細猥繁。亦得以上達天聽。然究其所言。類多責詳於法。而不求治於人。故朝下一敕。夕更一令。所謂續降者殆不勝紀錄。曾不知官非其人。法亦徒設。姦吏舞弄。出此入彼。適足以亂吾法耳。故臣妄謂善治天下者。任法不如任人。變法不如變俗。使天下士大夫。皆持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心。以莅官効職。則國家之法何者非善。苟有所不及。亦必有以治之矣。臣之區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先講所以官人之方。無使賢材得以容不才。薦舉得以行私意。務審處人情之宜。以審度人物。變難行己私之智。以難行公道。則求用之人。必無不才。所居之官。必稱其職。雖以今日之法為天下。蓋有餘矣。不然。臣未見徒法可以立者。唯陛下留神。

吏部尚書趙汝愚奏薦張漢卿元汝楫狀曰。臣等備數銓曹。慚無補報。所得滯淹之士兩人。職守所在。不敢隱默。竊見從事郎張漢卿。初任監興國軍在城酒稅。到官未久。偶太守不相知。督責太過。漢卿不堪其辱。遂和淵明歸去來詞一篇。大書于印曆而歸。今杜門讀書。恬澹自守。已十有六年。又承節郎元汝楫。嘗監復州酒稅。課亦登辦。時郡中公使庫有煑醞酸腐。太守責令酒務變賣。汝楫辭曰。在城拍户。困於省額。不聊生矣。豈能認無用之酒。陪無名之錢乎。堅拒不受。太守怒。押汝楫下纂廳供責。吏稍侵之。汝楫曰。我直彼曲。何供之有。遂取印曆一抹而歸。今躬耕畎畝。蓋二十餘年矣。臣等竊惟漢卿等皆一介小官。能不為勢利所屈。忍貧絕祿。不辱其身。若朝廷稍旌異之。

使各充其所志。則異時臨事。必有可觀。伏望聖慈特將漢卿汝楫並與堂除差遣一次。仍令吏部取索印紙重別換給。庶幾廉耻道興。縉紳知勸。誠非小補。

汝愚薦蜀中三縣令狀曰。臣頃歲蒙恩。備員制置。竊見西蜀四路。多士如林。其間學行優長。俱被朝廷選用。惟諸邑知縣。未聞以治績蒙擢用者。竊恐無以深慰遠俗。臣伏見承議郎劉甲。乃元祐名摯之曾孫。幼孤能自奮立。昨知夔州雲安縣。其邑素號難理。惟甲寬而有制明而不苛。爲政優游。人自悅服。旣去而人思之。宣教郎程驤。人物秀整。嘗宰峩眉青城兩大縣。而青城尤多巨族。租賦皆不以時輸送。惟驤到官。不用刑罰。雖經累月。而杖未嘗啓封。人亦無犯。從事郎謝章爲人磊落。有志事功。上津極邊僻遠。久無人願就。惟辛一聞辟命。略不辭難。時有朝旨修鵠嶺關。工役甚大。而窮山極谷。民戶凋零。勢必甚擾。賴辛躬行險阻。委曲措辦。事濟而人安之。在任三年。綏撫善良。鋤治強狡。四境安靜。及辛旣滿。經今累年。復無一人肯就辟者。右三人非惟所居政績尤異。而文學行誼。亦皆可觀。伏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爲四蜀官吏之勸。一方幸甚。

汝愚又應詔薦李信甫徐誼鄭湜王聞禮范蓀楊翼之狀曰。臣伏見朝請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李信甫。質實無華。剛毅有守。入居臺院頗著直聲。出守近藩。亦多美政。朝奉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公事徐誼。育德粹溫。受才膚敏。方居學校時。已慨然有憂世之志。今把麾持節。所臨有聲。朝奉郎知建寧府鄭湜。文爲國華。積有時望。建寧更寇之後。人情未安。自湜下車。寬猛並用。旬月之間。吏民悅服。右三人各曾任監司太守。可備郎官卿監之選。宣教郎荊湖北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聞禮。故太子詹事十朋之子。重厚質直。有其父風。臨事毅然

義形於色。宣教郎邛州蒲江知縣范蓀資稟粹然。清約自守。臣見其嘗臨利害。群議紛紜。蓀獨退避不爭。人服其量。從政郎前汀州武平縣丞楊翼之。風力敏彊。有志當世。蒞官則政事可紀。居鄉則信義可稱。右三人資歷未深。可備職事官之選。若蒙朝廷擢用之後。其間有不如所舉者。臣甘坐謬舉之罰。

知潭州朱熹同監司薦潘燾韓邈蔡咸方銓狀曰。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革獨員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往往獨員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繇此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當留意。既不敢以已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大夫權知郴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為務。崇尚學校。修建先賢祠宇。民有嚚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纔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圄屢空。湖北儻冦侵犯邊境。而燾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移屯置寨。為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已嘗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名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今之為郡。久費枝梧。而邈適能檢視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不多取斛面。蘗貴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賦不辦。邈至未幾。即不乞漕計。且足郡用。奉議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精明之風。自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收彊賊。應副錢粮。賞循資。又因水澇賑濟。中書籍記姓名。比者邵有傜人之擾。咸詣山前督捕。暴露經時。多設方畧。鈎致譬黎之情。卒能使之恐懼納款。其他佐理郡政。不競不隨。經總制錢。不待催督無歲溢額。總所亦已保奏。委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其惠。奉議郎提刑

司幹辦公事方鈐器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安劇邑連事三時皆稱其寬簡不擾急吏緩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特加旌擢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薦知漳州龍溪縣令翁德廣狀

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思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為亦宣德意固為郡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背公營私廢弛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行其滋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為赫赫可喜之名而每有懇惻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三察其施為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其案牘觀之見其親書條目委曲難問必盡因辭而後已及州司理院再行審鞫而因卒無異辭皆以縣之所鞫為得其情是能上體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為大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偽詆讕姦詐百出德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未嘗有知責留禁之人是能使百姓無屈抑不申之訟也縣所賦入最為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賴以取足德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斂之患也攷其治行蓋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為縣者皆能知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里之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為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臣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

其所以施於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復以鄉曲爲嫌。已賜薦舉格。令舉充陞陟員數。又念方以災患。乞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而德廣去替。亦以不遠。竊恐後來者知德廣之賢。未能若臣之詳。偶至廢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臣愚欲望睿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臣不勝大幸。謹錄奏聞。

蔡戩奏薦鄂州通判劉清之狀曰。照對臣等待罪本路。職任雖不同。其於薦賢報國。臣子之心則一。部內有賢。知而不舉。當得蔽賢之罪。臣等不敢隱嘿。竊見承議郎通判鄂州軍州事劉清之學行醇篤。識論正平。不爲矯激以盜虛名。亦不肯詭隨以追時好。其憂國愛民之心。趨事赴功之意。出於懇惻。居官首以風化爲務。留意學校。廣延生徒。又率介胄子弟。欲習兵書者肄業其中。荊楚之俗明鬼。病者不藥而巫。死者不葬而火。清之力禁止之。而又斥淫昏之祠。表烈女之墓。抑告訐之風。使民知嚮。屢攝郡事。郡人宜之。頃任太常寺主簿。以憂去官。今任垂滿。其人靜重恥於自媒。臣等不言。終恐湮沒。欲望睿慈特賜旌擢。或且試以一郡。必能撫字疲民。假以一節。必能澄清屬部。儻不如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戩奏薦衢州通判宗嗣良狀曰。照對諸州通判。亦號按察官。郡守或闕。必以次攝事。如得其人。則郡政賴以修舉。所補不細。臣等近遵聖旨。考察一路郡守臧否。具名聞奏去訖。惟是通判攝行郡事。顯有勞効者。臣等職在廉察。其敢蔽而不言。竊見通直郎權通判衢州軍州事宗嗣良。故觀文殿學士京城留守澤之孫。澤以忠義著聞。而嗣良天資明敏。濟以勤恪。自到官之初。適值知州趙彥恂因言章放罷。嗣良實權州事。衢爲湖南劇郡。嗣良不以時暫權攝。而懷苟且之心。夾

遺滯訟。曉夕不懈。蠲除苛歛。務寬民力。稽察欺隱。財賦自足。首尾半年之間。起發上供錢物。應副官兵請給。並無違闕。而不聞秋毫之擾。安撫轉運兩司。委嗣良和糴米三萬餘石。未嘗過糴。而應期了辦。其他處事。多合人情。一郡士民。翕然稱之。近已得守臣張縡到任交割訖。縡嘗知南康軍。嗣良爲建昌知縣。累政皆以罪去。而嗣良獨以治辦稱。縡亦素知其能。到郡之初。賴以協濟。兼詢訪得嗣良初任汀州長汀縣主簿。郡守以廉吏薦。嘗蒙中書省籍記姓名。次任靜江府靈川縣令。亦爲漕臣所薦。今觀其人稟資強敏。足以辦事。存心忠厚。不肯擾民。如蒙朝廷付以劇任。必有可觀。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使之展盡其才。亦爲能吏之勸。不勝幸甚。

戡又奏薦臨安通判王補之狀曰。臣猥以疎庸。叨承乏京邑。適値多事加以歉歲。應辦百出。惴惴然惟曠敗是憂。所賴察佐同心叶濟。僅無遺闕。臣嘗具奏。乞將趨事赴功之人。稍加旌擢。激厲其餘。得旨依奏。臣竊見臨安府通判王補之。天資敏明。濟以勤恪。精通法令。兼曉義理。臨事不苟。處事適中。而又行之以公。持之以恕。每有滯訟疑獄。多委參訂。必加詳審。於人情法意。無不曲當。昨來禁中修造。阜陵發引。與夫舉行荒政。悉以委之。一皆趨辦。臣賴其裨贊爲多。考其治行實爲一府僚屬之最。兼其人試中法科。曾任大理寺丞。例當得郡。而乃俯就倅貳之職。其廉於進取可知。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他日或有繁難任使。必能了辦。儻不如言。甘坐謬舉之罰。

戡又奏薦胡槐万俟似狀曰。照對臣等所部二十四州。去朝廷最遠。仕者不憚數千里深入瘴鄉。無非爲利。偷情苟且。浸以成風。雖有不溺其習者。其間廉平之吏。僅或有之。求其材術優異。治績昭著者。得二人焉。臣等隱默不言。不惟獲蔽賢之罪。淑慝不分。亦無以示勸。臣

敢冒死奏聞。竊見奉議郎知邕州胡槻。名臣銓之孫。家學自有源流。其人性資明爽。風力強敏。有志事功。究心職業。前任靜江府通判。差權貴融象三州。所至輒最。諸司交薦之。邕管接邊。控御溪洞。彈壓盜賊。最為要地。管下武緣宣化二縣。群盜淵藪。豪家猾巨寇。根株囊橐。盤固累年。吏不能制。槻到官未久。廣設方略。遣人擒捕。戮其渠魁。蕩其巢穴。餘黨風竄。境內帖然。比年以來。沿邊官吏多為州洞所啗。洛其侵暴。不敢呵問。槻正己律人。無一毫與之交私。亦以威信。蠻猺知畏。姦民販鬻生口。盡貴出外界。槻力行禁止。此患少息。蠻人互市。吏卒姦弊百出。槻痛革之。又能節損用度。修葺城壁。建樓屋二千餘間。除治軍器。訓練士卒。以備不虞。勸誘州洞士人入學聽讀。使知忠義。職務具舉。課其治效。實為一道之最。又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方偕。故相胄之孫。其材具風力。不在槻下。嘗兩佐郡。未究所長。見前任潭州通判。帥臣王藺余端禮相繼力薦於朝。會偕適以憂去。今任到官累月。協贊郡政。非一。其人明而能恕。敏而加審。凡定奪公事。躬覽案牘。剖決是非。平允詳盡。合於法意。當於人心。委之以事。不擇劇易。不避嫌怨。毅然有守。不可干以私。動遵繩檢。恪守廉隅。不為流俗所移。察吏之中。未易多得。實為一府之望。臣等與二人素無雅故。亦非請託。既知其才。不敢隱蔽。欲望聖慈特賜旌擢。以為遠方官吏之勸。儻不如所言。臣等甘坐謬舉之罰。

哉又奏。薦高商老周檍劉董狀曰。照對臣等俱蒙誤恩。臨涖劇部。思欲推廣德意。惟藉郡守得人。凡二十四州之廣。其有治績顯著者。最不相繼奏聞。向者諸司。嘗以知邕州胡槻為一路之最。首先剡上。未蒙朝廷施行。續加考察。復得其人。不避煩瀆。輒敢論薦。伏見朝請郎權知象州高商老。行義著聞鄉閭。才術見推流輩。文學吏事。皆有過

人。頃宰劇邑。已著能稱。前後守臣以其政績上聞。嘗陟四轄措擢。今
爲象臺。行將兩考。爲政平易。民懷吏畏。撿拊姦弊。郡計自然有餘。撫
摩凋殘。田野爲之加闢。以至興修學校。繕治城池。鼎新軍營。易茀以
瓦。區處有方。人不知役。繼累政窘匱之餘。而能百廢具舉。稽之列城
未易多得。又朝散大夫知潯州周爗。問學深醇。操履堅正。秉心靜退。
恬於勢利。士論鄉評。莫不歸重。還宰兩邑。吏民至今去思。遠爲總所
幹官。分務池陽。革去弊蠹。號爲稱職。諸司亦嘗交章論薦。今兹試郡
清潯。愷悌宜民。恪意撫養。流亡復業。獄訟清簡。人皆安之。在一路中。
獨無訟牒至于諸司。又能持身廉介。以律寮吏。久例以魚鹺鐵錢千
緡充郡守月給。爗皆卻而不取。人所難能。攷其治行。近古循吏。又朝
奉大夫知宜州劉董。元祐故相摯之後。動遵家法。嚴正有守。吏不能
欺。試郡西陲。諸司已嘗論薦。宜陽控扼群蠻。最爲衝要。而郡計窘匱
事多廢弛。自董到官數月之間。興滯補弊。井井有條。理諸僞奉賜官
兵廩祿。舉皆接月支給。無復異時逋滯之苦。奉行鹽筴。尤得其宜。調
度賴以豐裕。民獲安堵。不相侵擾。實爲邊最。臣等參訂共議。得此三
人。不敢隱默。自貽蔽賢之罪。亦不敢私徇。以干謬舉之罰。欲望聖慈
特加甄擢。庶幾可爲遠方牧守之勸。
戩又奏薦蔣來叟狀曰。臣守藩行且再朞。自念初無毫分可以稱塞。
惟有薦賢報國之心。不能自已。竊見靜江府雖邈在嶠南。然國家二
百餘年。聲教所暨。風化所漸。爲日滋久。比來文物寖盛。人材間出。過
於疇曩。徃徃困於僻遠。無路自達。終老炎荒。今有卓然傑喜而爲郡
適在巡管之内者。不敢隱嘿。謹以薦聞。竊見知賓州蔣來叟。天資敏
明。抱負瓌偉。績文種學。夐出輩流。莅官臨民。動輙可紀。早中甲科。繼
登朝列。其人材可與中州之士頡頏。實爲二廣人物之秀。今守荒遠

小郡。鋭摹施設。如古循吏。治行藹聞。爲一路最。特處之未得其地。用之不盡其材。使之陸沉瘴鄉。誠爲可惜。若假以內地。麾節漸加擢用。必有可觀。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甄録。以爲遠方表勸。庶使嶺外士子。仰認聖主不忘遠之意。後來人材出者。皆知激厲。以備國家器使。不爲無補。臣不勝區區至願。謹録奏聞。

戴又奏薦趙時保方信孺狀。照對臣今月二十六日。承寧州公文準吏部符。七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在內令侍從臺諫兩省御監郎官。在外令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不拘文武臣。各舉人材三兩人。限三日具奏者。臣伏覩奉議郎通判常州軍州事趙時保。性資闓爽。吏事精明。濟之以中和。飾之以儒雅。初調武進縣尉。已有能稱。適值歲飢。盜賊夆午。時保廣布耳目。多設方略。尋即捕獲。用賞改官。及宰句容。剖決民訟。皆得其平。經理財賦。不擾而辦。興利除害。愛民戢吏。

邑人至今思之。今任興陵郡丞。究心職業。有志事功。處心和平。不尚苛刻。治事勤恪。不爲苟且。佐理郡政。調娛爲多。諸司所委看定桉櫝。平讞獄訟。咸謂允當。列銜論薦者至再。前後舉者二十餘人。其人老成。詳審練達。疏通。凡所施爲。無不中節。事方叢委。時保處之綽有餘裕。付以一路。必能澄按所部。畀以一郡。必能惠養小民。委之繁劇。必能治辦。今已書兩考。旦夕受代。唯朝廷所用。又承務郎知紹興府蕭山縣丞淮東隨軍轉運司幹辦公事方信孺。材猷雋明。風力強敏。文采吏事。皆有可觀。粤自弱歲。下筆出語。固已驚人。出於天資。非由學力。及其入仕。慷慨敢爲。事不辭難。所治輒辦。初調番禺縣尉。承罷政廢壞之後。創立廨宇。蓋造營房。置辦軍器。教閱弓手。境内肅然。番禺新會闕令。府檄攝事。剗劉蠹弊。百廢一新。朝廷行下。勸諭納粟。本府委令信孺措置。到三萬餘石。諸司知其才。同銜奏辟。知增城縣。上章

列薦者無慮十數。今任以獲盜賞改秩知蕭山縣丞。到官未幾，姓名聞于朝廷，選差充淮東隨軍轉運司幹官，見在軍前應辦。其人年壯氣盛，有意功名，奮厲激昂，不擇劇易。少加涵養，必爲成材。內而繁難職事，外而沿邊任使，皆可試用。此二人者，臣或目擊其治行，或熟知其才業，舉以應詔，將來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甘俟朝典。

戡又奏薦方候、呂張忠恕狀曰：照對臣等濫膺委寄，剌舉列城，五嶺之西，封域至廣，薦賢揚善，職所宜先。雖在僻遠，猶當識拔，況居臺府之下，亟出流輩之中，若不公共奏聞，何以明示表勸。伏見朝奉大夫通判靜江府方候，淵粹學自修，不隕祖烈。涖官行己，皆有可觀。廉介自將，公正不撓，遇事明審，而持心近厚。材優治劇，而不爲煩苛。入仕已及六任，前後兩丞會府，所至皆有聲績。自倅靜江，逾一考，詳定案牘，剖決精當，田政戢斂，[illegible]吏不能欺。事至立辦，勤邊繩撿不可干以私。頃在長沙、時，帥臣王藺余端禮相繼力薦于朝，比來諸司亦嘗剡上。雖已報聞，未蒙甄錄。又通直郎充廣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張忠恕，生長名門，耳濡目染，不學而能。服勤儒素，而無貴介之習。妙齡秀發，而有老成之風。試吏之初，人已夸敬。逮爲賓幙，尤見其材。運司財計，至爲浩繁，分典南銓，尤難平允。加以漕臣仍年數易，中間鹽筴通滯爲多，忠恕乃能一意裨替檢梘吏文，姦弊區處得宜，事皆修舉。頃爲臨安府樓店務時，帥漕各舉以所知。比來漕臣亦嘗論薦，前此以其方始到官，故諸司未敢列薦。臣等竊詳二人，雖中州僚佐之感，恐亦未易多得，而使之淹回遠方，實所共惜。敢望聖慈特加擢用，庶使臣子歆羨，知嶺海之間無異畿甸，有善必錄，無遠不聞，人皆樂於遊宦，以興起事功，實一路幸甚。

戡又乞選擇監司上奏曰：臣聞范仲淹執政，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

簿視之。每見一人姓名。以筆勾去。以次更易。富弼曰。公是一筆。焉知一家哭。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韓琦當國。用監司或非其人者。崔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夫監司者號爲外臺耳目之寄。其權任亦重矣。苟得其人。百姓知所畏。苟非其人。一路受其害。可不遴選耶。國初始置轉運使。淳化中。遣官提點諸路刑獄。天聖中。置轉運判官。熙寧中。置提舉常平。其後又有提點坑冶茶馬市舶。俱號監司。一路之間。多至五六人。使有風節才力者爲之。一二人足矣。何以多爲。如其不然。重爲民害。凡除一監司。槩以中數。歲費三萬緡。公帑萬緡。迎送萬緡。俸給五千緡。兵卒券食五千緡。賢者居之。所費止此。不才者抑又甚焉。多取頭子錢者有之。抑賣公庫酒者有之。科買土產物者有之。巡歷之餽遺宴[illegible]吏卒之取乞。批支各蓋非一端。州縣之擾可知也。而又遷易不常。費用不貲耳。以湖北漕言之。淳熙三年殆今五六年間。凡送迎三十餘次。如此漕計安得不匱。民力安得不困乎。以臣愚見。不若省其員。而擇其人。夫畿甸之內最爲浩穰。向來獨員。亦未有不辦之事。今江東西湖南北福建並置兩漕。其一似可省矣。淮浙閩廣產鹽之地。置提舉可也。湖南北江東西似可併矣。茶馬坑冶職兼數路。遣使可也。閩廣市舶職務至簡。似亦可併矣。員省則可以減費。員少則易於擇人。費減則用度足。人擇則職務舉。此必至之效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大臣。應諸路漕臣止除一員。江湖提舉茶鹽閩廣提舉市舶議所以省併之。然後遴選有風力資望者。分使諸路。監司得其人。必能激濁揚清。而守令職稱。守令得其人。必能奉法循理。而田里安業。爲治之要莫先於此。取進止。

醴泉觀使周必大奏論任官疏曰。臣聞堯舜而下設官分職。未嘗不以久任爲先。鯀堙洪水。汨陳五行。堯猶待其九年。然後殛之。舜亦以三載考績。九年然後黜陟幽明。後世何獨不然。粵自漢唐以迄于今。論者孰不以是爲急務。固無待於縷進。只如本朝文彥博年過九十。更事最多。當元祐二年。輔哲宗初政。累上言謂中外任官務精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今聖主臨御。詢事考言竊計講之已熟。次第施行。抑臣偶有管見。輒妄言之。今外路迎送守倅監司借請不貲。凋耗郡計。最爲大弊。其尤可慮者。川廣小郡廂禁軍人數至少。每遇迎新送舊。往往別作名色。盡數差撥。遠者一年。近或半歲。犇走道路。廢其閱習。平時既已傷財。緩急又將誤事。若皆任濁猶且庶幾。其間偶有事故。則歲中一再如此。何以堪之。臣意欲朝廷將川廣小郡迎送在千里之外者。別爲區處。或就所過州郡。隨其川陸應副舟車。遂節次替。所費度不甚多。其本處迎送止以鄰境爲斷。一則大省借請。二則不妨備禦。然須所過州郡體國奉公。乃無阻滯。其餘大郡事力可辦。又當別作措置。願付議臣審詳利害。使之悠久可行。免至輕於出令。若乃選擇得人。深戒數易。或令臣任舉增秩賜金之典。則不勞更張。善無以加矣。

監察御史虞儔輪對劄子曰。臣聞邦本之安危。常繫乎民情之舒慘。民情之舒慘。常係乎守令之賢否。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唐張九齡曰。元元之衆。繫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蓋擇守令以結民心。以固邦本。聖哲之格言。帝王之先務也。臣竊見今之州縣。若守若令。莫不以財賦爲先。未嘗以民事爲意。其農桑之勸不勸。差役之均不均。戶口之安不安。獄訟之理不理。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藐焉不加憂喜於其間。至若催科一事。則急於星火。上供有常額。則以出剩爲能。省

限有定期則以先期為難斛斗升合所以準租也則斟量加耗尺寸銖兩所以均稅也則展取奇零不求羨餘之獻則為乾沒之謀虐肌剝髓十室九空民財既殫民心亦怨萬一水旱繼作年穀不登飢寒迫於身其不去而為盜賊者鮮矣善乎揚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是以秦之季年郡縣皆殺其守令而黎氓怨疾之久矣唐至僖懿以後奢侈日甚賦斂愈急連年水旱百姓流殍盜賊並起尤憎官吏得者無不殺之亦若秦而已矣夫張官置吏而使民疾之如讎則其為國不亦危乎易曰履霜堅冰至是豈可不為寒心哉我本朝有天下二百餘年所恃以為萬世不拔之基者人心而已臣願陛下躬行節儉減省冗費不專以區區財賦為急明詔大臣精擇守令且以惠養斯民為先俾之以課勸農桑平均差役裒集戶口理斷獄訟蓋農桑既勸則民有餘財差役既均則民有餘力戶口既安則民無流移獄訟既理則民無冤抑雖有天災不能使之困雖有姦民不能使之亂人心既固邦本永寧矣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傳又輪對劄子曰臣聞為君之道不過用人聽言之二端而已用君子而以小人間之非也聽忠言而以讒言溷之亦非也夫薰蕕不同器梟鸞不並棲君子必惡小人小人必害君子君子不能勝小人小人常勝君子自古至今勢不兩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小人在內君子必在外內外之分吉凶係焉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則雖受逆耳則難從小人善窺人主之意務為迎合君子則讜正論事而不肯詭隨雖上之人公聽並觀然久之不能無惑雖灼知其為姦邪然未有能決去之者況執狐疑之心持不斷之意乎昔漢元帝即位之初蕭望之張猛劉向與弘恭顯許史之徒雜然並立

於朝是非相攻好惡相激元帝初心固亦洞然卒也望之引決於私室張猛自殺於公車劉向擯斥不得進用其紀綱日以紊權柄日以移國祚日以衰無足怪者雖能更制七十餘事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減樂府息罷甘泉宮衞齊三服官節用愛民蓋小善無益也然則爲君之道豈不在用人聽言之間乎善子夏有言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陛下聰明如舜勇智如湯豈異世而同符者有如漢元帝之事亦不可不鑒雖然小人之情僞常以疑似而亂真惟無心於上者乃克有所見權衡無心於輕重故錙銖莫欺水鑑無心於姸醜故毫釐罔遁人主苟能無心以御羣臣是非邪正一付之衆議衆議所是我則與之衆議所非我則去之彼惡得而欺我哉合衆人之視然後爲公視合衆人之聽然後爲公聽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衆之所在雖天不廢也惟陛下留神取止

起居郎劉光祖乞留侍講朱熹

劉子曰臣疏遠之迹幸得依日月之末光侍立螭坳勸講經幄至朝至近凡有所懷敢不輸瀝血誠上干天聽臣十九日直前面對奏劄奉職之外因言朱熹前後論事望且畧與施行庶幾其人久在經筵補助聖德臣之愚慮蓋恐朱熹自見有言不行決至求去召之難去之易四方視此爲國重輕所以乞陛下采擇其言畧行一二良以此故也臣當時只慮熹從此因不合而求去使人得以窺議國家一圖是日陛下不知積因何事不樂熹抵出與之宮觀熹自求去臣猶恐虧損事體今陛下乃自去之其所傷抑已多矣然必有其故而臣等不知不然陛下何用之急而去之遽羣臣之言轉力陛下怒之轉深也哉趙汝愚本爲愛護君德存全國體見此御筆密不使人知之雖其同列亦不以告意謂天意終

回。然後徐令熹從容自請遂其難進之素志。而陛下未察以為助熹而不行人主之命令。中批徑達熹所。觀此則聖怒之深固可知矣。自昔英雄之主。怒及忠賢。如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證。方其怒也。如雷霆之震而不測。及其悔也。如日月之食而復明。臣請為陛下陳之。武帝方招徠文學儒者。詔嘗之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黙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愚也。及莊助為黯請告。武帝則曰。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前以為愚戇而後則以為社稷之臣。武帝豈終怒黯哉。太宗於魏證言無不從。證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一日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曰。誰也。太宗曰。魏證數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證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夫太宗之於證。方盛怒而欲殺。聞后言之善則悅而從之。太宗豈終怒證哉。漢唐之英主。無終朝之怒。此猶以義理而矯其天資者也。本朝仁宗皇帝。仁厚之主也。亦嘗有所不堪而怒。尋復悔之。唐介之事是也。介彈文彥博。仁宗怒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是何言也。介面質彥博。其爭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明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為英州別駕。仍從介言罷彥博政事。其後召介復用為御史大夫。仁宗暫怒而即悔。不惟無恨介之心。又使之再在言路。真所謂聖度如天。非漢唐二君所能及也。今陛下之怒熹。無乃類於是乎。臣安知在內無莊助之請長孫后之賀。而臣實居蔡襄之任。敢不以仁廟事陛下乎。雖然。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職

尊勸講。蓋陛下之所尊禮。又非黷證介三臣之比也。三臣以直諫逢
怒。而熹以古道獲譴。則儒者果無益於人之國如此乎。且熹爲人。陛
下在潛邸。久知其姓名。以壽皇之英明。嘗欲用之。而卒不及用。以太
上之寬厚。又欲用之。而竟不能致者。蓋小人望風而嚴憚之有素。此
熹所以在外則負四海之望。在朝則無一日之安也。然陛下即位之
始。首召熹而寘之於侍從者何哉。陛下初膺大寶。以危惕爲心。招來
耆儒而崇獎之。用慰遠近之望。此陛下初政之最善者也。而熹本不
可屈。老乃更變。深存宗社之念。夫是以翻然一來。臣素不識熹。每與
相見。但勉令少寬。不可遽爾求去。以副主上嚮學渴賢之意。趙汝愚
亦嘗令臣勉熹。切未須深切言事。磨以歲月。涵養聖心。俟既浹洽
不患不言聽而諫從。所多強人主以所難行。久必生厭。厭而請去。則
傾邪所說轉使朝廷難於處置也。熹比往來。已是與人曲折。聞臣此
言。自謂酌量可否。亦欲遲久有補聖明。獨不知曾向陛下言及何人。
說及何事。忽觸天威。至於即日罷遣。臣料必不因十九日經筵留身
所奏之一事。而陛下遽赫然去之也。熹久有重望。又在經幄。不同他
官。進之退之。皆當有禮。故大臣重惜事體。不即施行。緘而不言。仰冀
密回天意。而方逢震怒。未軫聖思。踧踖彷徨。對人絕無顏面。且陛下
亦嘗念之乎。使太上前者因廷臣盡言而舉逐之。則方人心欲變之
際。祖宗社稷誰與扶持。陛下曆數誰其翊戴。今群賢幸集。而一旦無
故先去首召首用之大老。使人解體而離心。臣兩日如醉如癡。不謂
聖君忽有此失。只如臣往年以執憲殿中。極論三兵端趨還。給諫失職
既蒙宣諭執奏。如初遠忤太上之意。奪臣言職。然猶俟臣三請祠而
後許臣去國。今陛下既曰。憫熹耆艾。又何恩意之蔑如也。且古之君
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

淵。今陛下之於熹。無乃加膝墜淵之謂乎。夫天道乃人事也。前日不測之風雷。即兆陛下時出不測之號令有如此也。熹麋鹿之性。惟恐不入山林。臣等姑羈縻之。而陛下乃解而縱之。是使熹得遂初欲。而陛下自乖始圖。陛下得無未之或思也歟。臣叨荷寵榮。不忍嘿嘿。伏望聖慈覽臣此章。釋然悔悟。以示遠近。以安羣聽。昔帝堯捨己從人。而成湯改過不吝。無使前日尊儒重道之心。一變而為惡直醜賢之舉。臣非助熹者也。乃真助陛下者也。惟陛下財幸。

侍講朱熹以言事去。監登聞鼓院游仲鴻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

殿中侍御史林大中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趨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讎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四十七